紅樓夢/第027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二十七回　滴翠亭楊妃戲彩蝶　埋香冢飛燕泣殘紅

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，忽聽院門響處，只見寶釵出來了，寶玉襲人一群人送了出來。待要上去問著寶玉，又恐當著眾人問羞了寶玉不便，因而閃過一旁，讓寶釵去了，寶玉等進去關了門，方轉過來，猶望著門灑了幾點淚。自覺無味，方轉身回來，無精打彩的卸了殘妝。

紫鵑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：無事悶坐，不是愁眉，便是長歎，且好端端的不知為了什麼，常常的便自淚道不乾的。先時還有人解勸，怕他思父母，想家鄉，受了委曲，只得用話寬慰解勸。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的如此，把這個樣兒看慣，也都不理論了。所以也沒人理，由他去悶坐，只管睡覺去了。那林黛玉倚著床欄杆，兩手抱著膝，眼睛含著淚，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，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。一宿無話。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，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种節。尚古風俗：凡交芒种節的這日，都要設擺各色禮物，祭餞花神，言芒种一過，便是夏日了，眾花皆卸，花神退位，須要餞行。然閨中更興這件風俗，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。那些女孩子們，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，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，都用彩線繫了。每一顆樹上，每一枝花上，都繫了這些物事。滿園里繡帶飄颻，花枝招展，更兼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讓，燕妒鶯慚，一時也道不盡。

且說寶釵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紈、鳳姐等并巧姐、大姐、香菱與眾丫鬟們在園內玩耍，獨不見林黛玉。迎春因說道：“林妹妹怎麼不見？好個懶丫頭！這會子還睡覺不成？”寶釵道：“你們等著，我去鬧了他來。”說著便丟下了眾人，一直往瀟湘館來。正走著，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，上來問了好，說了一回閒話。寶釵回身指道：“他們都在那里呢，你們找他們去罷。我叫林姑娘去就來。”說著便逶迤往瀟湘館來。忽然抬頭見寶玉進去了，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想：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，他兄

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，嘲笑喜怒無常，況且林黛玉素習猜忌，好弄小性兒的。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，一則寶玉不便，二則黛玉嫌疑。罷了，倒是回來的妙。想畢抽身回來。

剛要尋別的姊妹去，忽見前面一雙玉色蝴蝶，大如團扇，一上一下迎風翩躚，十分有趣。寶釵意欲扑了來玩耍，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，向草地下來扑。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，來來往往，穿花度柳，將欲過河去了。倒引的寶釵躡手躡腳的，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，香汗淋漓，嬌喘細細。寶釵也無心扑了，剛欲回來，只聽滴翠亭里邊嘁嘁喳喳有人說話。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游廊曲橋，蓋造在池中水上，四面雕鏤隔子糊著紙。

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，便煞住腳往里細聽，只聽說道：“你瞧瞧這手帕子，果然是你丟的那塊，你就拿著，要不是，就還芸二爺去。”又有一人說話：“可不是我那塊！拿來給我罷。”又聽道：“你拿什麼謝我呢？難道白尋了來不成。”又答道：“我既許了謝你，自然不哄你。”又聽說道：“我尋了來給你，自然謝我，但只是揀的人，你就不拿什麼謝他？”又回道：“你別胡說。他是個爺們家，揀了我的東西，自然該還的。我拿什麼謝他呢？”又聽說道：“你不謝他，我怎麼回他呢？況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，若沒謝的，不許我給你呢。”半晌，又聽答道：“也罷，拿我這個給他，算謝他的罷。——你要告訴別人呢？須說個誓來。”又聽說道：“我要告訴一個人，就長一個疔，日後不得好死！”又聽說道：“嗳呀！咱們只顧說話，看有人來悄悄在外頭聽見。不如把這隔子都推開了，便是有人見咱們在這里，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。若走到跟前，咱們也看的見，就別說了。”

寶釵在外面聽見這話，心中吃驚，想道：“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盜的人，心机都不錯。這一開了，見我在這里，他們豈不臊了。況才說話的語音，大似寶玉房里的紅兒的言語。他素昔眼空心大，是個頭等刁鑽古怪東西。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，一時人急造反，狗急跳牆，不但生事，而且我還沒趣。如今便赶著躲了，料也躲不及，少不得要使個‘金蟬脫殼’的法子。”猶未想完，只聽”咯吱”一聲，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腳步，笑著叫道：“顰兒，我看你往那里藏！”一面說，一面故意往前赶。那亭內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窗，只聽寶釵如此說著往前赶，兩個人都唬怔了。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：“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？”墜兒道：“何曾見林姑娘了。”寶釵道：“我才在河那邊看著林姑娘在這里蹲著弄水兒的。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，還沒有走到跟前，他倒看見我了，朝東一繞就不見了。別是藏在這里頭了。”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，抽身就走，口內說道：“一定是又鑽在山子洞里去了。遇見蛇，咬一口也罷了。”一面說一面走，心中又好笑：這件事算遮過去了，不知他二人是怎樣。

誰知紅玉聽了寶釵的話，便信以為真，讓寶釵去遠，便拉墜兒道：“了不得了！林姑娘蹲在這里，一定聽了話去了！”墜兒聽說，也半日不言語。紅玉又道：“這可怎麼樣呢？”墜兒道：“便是聽了，管誰筋疼，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。”紅玉道：“若是寶姑娘聽見，還倒罷了。林姑娘嘴里又愛刻薄人，心里又細，他一聽見了，倘或走露了風聲，怎麼樣呢？”二人正說著，只見文官，香菱，司棋，待書等上亭子來了。二人只得掩住這話，且和他們頑笑。

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，紅玉連忙棄了眾人，跑至鳳姐跟前，堆著笑問：“奶奶使喚作什麼事？”鳳姐打諒了一打諒，見他生的乾淨俏麗，說話知趣，因笑道：“我的丫頭今兒沒跟進我來。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，要使喚個人出去，不知你能幹不能幹，說的齊全不齊全？”紅玉笑道：“奶奶有什麼話，只管吩咐我說去。若說的不齊全，誤了奶奶的事，憑奶奶責罰就是了。”鳳姐笑道：“你是那位小姐房里的？我使你出去，他回來找你，我好替你說的。”紅玉道：“我是寶二爺房里的。”鳳姐聽了笑道：“噯喲！你原來是寶玉房里的，怪道呢。也罷了，等他問，我替你說。你到我們家，告訴你平姐姐：外頭屋里桌子上汝窯盤子架兒底下放著一卷銀子，那是一百六十兩，給繡匠的工价，等張材家的來要，當面稱給他瞧了，再給他拿去。再里頭床頭間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。”

紅玉聽說撒身去了，回來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子上了。因見司棋從山洞里出來，站著系裙子，便赶上來問道：“姐姐，不知道二奶奶往那里去了？”司棋道：“沒理論。”紅玉聽了，抽身又往四下里一看，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。紅玉上來陪笑問道：“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那去了？探春道：“往你大奶奶院裡找去。”紅玉聽了，才往稻香村來，頂頭只見晴雯，綺霰，碧痕，紫綃，麝月，待書，入畫，鶯兒等一群人來了。晴雯一見了紅玉，便說道：“你只是瘋罷！院子里花兒也不澆，雀兒也不喂，茶爐子也不攏，就在外頭逛。”紅玉道：“昨兒二爺說了，今兒不用澆花，過一日澆一回罷。我喂雀兒的時侯，姐姐還睡覺呢。”碧痕道：“茶爐子呢？”紅玉道：“今兒不該我攏的班兒，有茶沒茶別問我。”綺霰道：“你聽聽他的嘴！你們別說了，讓他逛去罷。”紅玉道：“你們再問問我逛了沒有。二奶奶使喚我說話取東西的。”說著將荷包舉給他們看，方沒言語了，大家分路走開。晴雯冷笑道：“怪道呢！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，把我們不放在眼里。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，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曾呢，就把他興的這樣！這一遭半遭兒的算不得什麼，過了後兒還得聽呵！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，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才算得。”一面說著去了。

這里紅玉聽說，不便分證，只得忍著氣來找鳳姐兒。到了李氏房中，果見鳳姐兒在這里和李氏說話兒呢。紅玉上來回道：“平姐姐說，奶奶剛出來了，他就把銀子收了起來，才張材家的來討，當面稱了給他拿去了。”說著將荷包遞了上去，又道：“平姐姐教我回奶奶：才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，好往那家子去。平姐姐就把那話按著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。”鳳姐笑道：“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？”紅玉道：“平姐姐說：我們奶奶問這里奶奶好。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，雖然遲了兩天，只管請奶奶放心。等五奶奶好些，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。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，舅奶奶帶了信來了，問奶奶好，還要和這里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全丹。若有了，奶奶打發人來，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里。明兒有人去，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。”

話未說完，李氏道：“嗳喲喲！這些話我就不懂了。什麼‘奶奶’‘爺爺’的一大堆。”鳳姐笑道：“怨不得你不懂，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。”說著又向紅玉笑道：“好孩子，難為你說的齊全。別象他們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。嫂子你不知道，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幾個丫頭老婆之外，我就怕和他們說話。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，咬文咬字，拿著腔兒，哼哼唧唧的，急的我冒火，他們那里知道！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麼著，我就問著他：難道必定裝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？說了幾遭才好些兒了。”李宮裁笑道：“都象你潑皮破落戶才好。”鳳姐又道：“這一個丫頭就好。方才兩遭，說話雖不多，聽那口聲就簡斷。”說著又向紅玉笑道：“你明兒伏侍我去罷。我認你作女兒，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。”

紅玉聽了，扑哧一笑。鳳姐道：“你怎麼笑？你說我年輕，比你能大幾歲，就作你的媽了？你還作春夢呢！你打聽打聽，這些人頭比你大的大的，赶著我叫媽，我還不理。今兒抬舉了你呢！”紅玉笑道：“我不是笑這個，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。我媽是奶奶的女兒，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。”鳳姐道：“誰是你媽？”李宮裁笑道：“你原來不認得他？他是林之孝之女。”鳳姐聽了十分詫异，說道：“哦！原來是他的丫頭。”又笑道：“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。我成日家說，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，一個天聾，一個地啞。那里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！你十幾歲了？”紅玉道：“十七歲了。”又問名字，紅玉道：“原叫紅玉的，因為重了寶二爺，如今只叫紅兒了。”

鳳姐聽說將眉一皺，把頭一回，說道：“討人嫌的很！得了玉的益似的，你也玉，我也玉。”因說道：“既這麼著肯跟，我還和他媽說，‘賴大家的如今事多，也不知這府里誰是誰，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丫頭我使’，他一般答應著。他饒不挑，倒把這女孩子送

了別處去。難道跟我必定不好？”李氏笑道：“你可是又多心了。他進來在先，你說話在後，怎麼怨的他媽！”鳳姐道：“既這麼著，明兒我和寶玉說，叫他再要人去，叫這丫頭跟我去。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？”紅玉笑道：“願意不願意，我們也不敢說。只是跟著奶奶，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，出入上下，大小的事也得見識見識。”剛說著，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，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。紅玉回怡紅院去，不在話下。

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，次日起來遲了，聞得眾姊妹都在園中作餞花會，恐人笑他痴懶，連忙梳洗了出來。剛到了院中，只見寶玉進門來了，笑道：“好妹妹，你昨兒可告我了不曾？教我懸了一夜心。”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鵑道：“把屋子收拾了，撂下一扇紗屜，看那大燕子回來，把帘子放下來，拿獅子倚住，燒了香就把爐罩上。”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。寶玉見他這樣，還認作是昨日中晌的事，那知晚間的這段公案，還打恭作揖的。林黛玉正眼也不看，各自出了院門，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。寶玉心中納悶，自己猜疑：看起這個光景來，不象是為昨日的事，但只昨日我回來的晚了，又沒有見他，再沒有沖撞了他的去處了。一面想，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。

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，見黛玉去了，三個一同站著說話兒。又見寶玉來了，探春便笑道：“寶哥哥，身上好？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妹妹身上好？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。”探春道：“寶哥哥，你往這里來，我和你說話。”寶玉聽說，便跟了他，離了釵，玉兩個，到了一棵石榴樹下。探春因說道：“這幾天老爺可曾叫你？”寶玉笑道：“沒有叫。”探春說：“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那想是別人聽錯了，并沒叫的。”探春又笑道：“這幾個月，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，你還拿了去，明兒出門逛去的時侯，或是好字畫，好輕巧頑意兒，替我帶些來。”寶玉道：“我這麼城里城外，大廊小廟的逛，也沒見個新奇精致東西，左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沒處擱的古董，再就是綢緞吃食衣服了。”探春道：“誰要這些。怎麼象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，整竹子根摳的香盒兒，膠泥垛的風爐兒，這就好了。我喜歡的什麼似的，誰知他們都愛上了，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原來要這個。這不值什麼，拿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，管拉一車來。”探春道：“小廝們知道什麼。你揀那朴而不俗，直而不拙者，這些東西，你多多的替我帶了來。我還像上回的鞋作一雙你穿，比那一雙還加工夫，如何呢？”

寶玉笑道：“你提起鞋來，我想起個故事：那一回我穿著，可巧遇見了老爺，老爺就不受用，問是誰作的。我那里敢提‘三妹妹’三個字，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，是舅母給的。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，才不好說什麼，半日還說：‘何苦來！虛耗人力，作踐綾羅，

作這樣的東西。’我回來告訴了襲人，襲人說這還罷了，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：‘正經兄弟，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的見，且作這些東西！’”探春聽說，登時沉下臉來，道：“這話糊涂到什麼田地！怎麼我是該作鞋的人么？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，沒有人的？一般的衣裳是衣裳，鞋襪是鞋襪，丫頭老婆一屋子，怎麼抱怨這些話！給誰聽呢！我不過是閒著沒事兒，作一雙半雙，愛給那個哥哥弟弟，隨我的心。誰敢管我不成！這也是白氣。”寶玉聽了，點頭笑道：“你不知道，他心里自然又有個想頭了。”探春聽說，益發動了氣，將頭一扭，說道：“連你也糊涂了！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，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。他只管這麼想，我只管認得老爺，太太兩個人，別人我一概不管。就是姊妹弟兄跟前，誰和我好，我就和誰好，什麼偏的庶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論理我不該說他，但忒昏憒的不象了！還有笑話呢：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，替我帶那頑的東西。過了兩天，他見了我，也是說沒錢使，怎麼難，我也不理論。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，他就抱怨起來，說我攢的錢為什麼給你使，倒不給環兒使呢。我聽見這話，又好笑又好氣，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。”正說著，只見寶釵那邊笑道：“說完了，來罷。顯見的是哥哥妹妹了，丟下別人，且說梯己去。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！”說著，探春寶玉二人方笑著來了。

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，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，想了一想，索性遲兩日，等他的氣消一消再去也罷了。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，錦重重的落了一地，因歎道：“這是他心里生了氣，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。待我送了去，明兒再問著他。”說著，只見寶釵約著他們往外頭去。寶玉道：“我就來。”說畢，等他二人去遠了，便把那花兜了起來，登山渡水，過樹穿花，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。將已到了花冢，猶未轉過山坡，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，一行數落著，哭的好不傷感。寶玉心下想道：“這不知是那房里的丫頭，受了委曲，跑到這個地方來哭。”一面想，一面煞住腳步，聽他哭道是：

花謝花飛花滿天，紅消香斷有誰怜？

游絲軟系飄春榭，落絮輕沾扑繡帘。

閨中女兒惜春暮，愁緒滿怀無釋處，

手把花鋤出繡閨，忍踏落花來复去。

柳絲榆莢自芳菲，不管桃飄與李飛。

桃李明年能再發，明年閨中知有誰？

三月香巢已壘成，梁間燕子太無情！

明年花發雖可啄，卻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傾。

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風刀霜劍嚴相逼，

明媚鮮妍能幾時，一朝飄泊難尋覓。

花開易見落難尋，階前悶殺葬花人，

獨倚花鋤淚暗灑，灑上空枝見血痕。

杜鵑無語正黃昏，荷鋤歸去掩重門。

青燈照壁人初睡，冷雨敲窗被未溫。

怪奴底事倍傷神，半為怜春半惱春：

怜春忽至惱忽去，至又無言去不聞。

昨宵庭外悲歌發，知是花魂與鳥魂？

花魂鳥魂總難留，鳥自無言花自羞。

願奴脊下生雙翼，隨花飛到天盡頭。

天盡頭，何處有香丘？

未若錦囊收艷骨，一抔淨土掩風流。

質本洁來還洁去，強于污淖陷渠溝。

爾今死去儂收葬，未卜儂身何日喪？

儂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儂知是誰？

試看春殘花漸落，便是紅顏老死時。

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！

寶玉聽了不覺痴倒。要知端詳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